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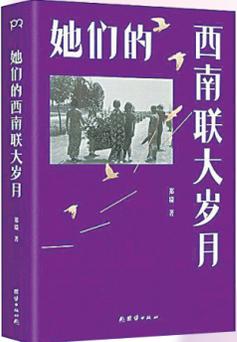
编者按

春风送暖，致敬芳华。在“三八”国际妇女节的美好氛围中，本期《湘江副刊·悦读》以书为媒，让你遇见不同时空、不同境遇里的女性，看见她们藏在时光里的坚韧与光芒。  
《她们的西南联大岁月》拨开历史帷幕，让被“家属”标签遮蔽的教授夫人走出幕后，以烟火操持托举文明薪火；《她们赢了，然后呢：东京大学女子图鉴》聚焦精英女性的生存实录，探讨女性自我实现路上的困境与坚守；《活山》中，娜恩·谢波德以温柔笔触与山共生，颠覆传统叙事，书写不被定义的爱与自由。  
愿您在这些文字里，读懂女性的多元与力量，致敬每一位不卑不亢、向阳生长的她，在阅读中汲取力量，奔赴属于自己的光芒。

他山之石

# 柴米油盐里的家国 西南联大里的她们

胡萍



在抗战中成长起来的西南联大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传奇。谈到西南联大，镜头总是聚焦于教授们的铮铮风骨与学术星辉。然而郑绩的《她们的西南联大岁月》（浦睿文化策划，团结出版社出版），温柔而坚定地聚焦于她们身后那些被“家属”标签所遮蔽的，隐于历史帷幕后的教授夫人。

这本书不仅填补了一段性别历史的空白，更以克制与客观的笔触和翔实的史料，为读者展现了抗战时期中国女性独特而坚韧的家国情怀。她们以柴米油盐的操持守护学术的烛火，以沉默坚韧的背负重担时代的苦难，完成了对文明命脉的托举。

## 以家为国 废墟之上重建生活秩序

战乱下小家庭正常运转和让大学维持开办一样艰难，当学者们专注于“为往圣继绝学”的宏大使命时，他们的夫人，在昆明泥泞的街巷、简陋的校舍和警报嘶鸣的间隙里，进行着另一场无声而伟大的“抗战”：与飞涨的物价、短缺的物质、疾病的威胁作殊死搏斗。

这是一种将家务劳动升华为战时经济学的智慧。不说清华校长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的“定胜糕”，南开校长张伯苓夫人王淑贞在典当度日仍难以以为继时，索性带着几位教授夫人去摆地摊。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吴有训夫人王立芬是女红高手，为贴补家用接了不少绣花、织围巾的活，不少太太都是她这小绣坊的成员。工学院院长施嘉扬夫人魏文贞一到昆明就用两件旗袍换了两大桶奶粉，一辈子都念叨“划得来”……这些被历史简化为“操持家务”四个字的日常，实则是维系整个学术共同体物质基础的系统工程。

这更是一种守护精神家园的执着。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家宅被日机炸毁，夫人梅美德毫无怨怼，反写信宽慰：“论君之职守，校产毁，私产亦毁，心无愧，苟校产毁，而私产存，斯可耻矣。”将个人财产得失完全置于公共职责之后，展现了一种超越小我、与校同休戚的崇高境界。无数个这样的“小家”，在她们手中被经营得井井有条、充满温情，才使得西南联大这个“大家”在烽火连天中，依然保有着文明社会的温度与体面，学者们得以在“断壁残垣中坚持治学，饥寒交迫中守望自尊”。

郑绩指出，这里涉及的“不仅仅是男女的分工”，相伴为夫妻，携手是战友。社会结构决定了家庭结构，在这些女性的视角里，“知识分子的千秋家园梦，都具象为吃食住行、奉老抚幼”。

## 辅学承文 无声护航文化命脉

如果说持家是家国情怀的基石，那

么对丈夫学术事业的全心支持，则是这种情怀在文化维度上的升华。在“学术救国”成为共识的西南联大，教授们的夫人，许多本身就是学养深厚的知识女性，她们以各种形式成为这场“文化保卫战”的主力军最亲密的战友与最得力的助手。

她们中有不少是教授丈夫的学术生产搭档。张景钺是中国植物学和形态学开拓者，其夫人崔之兰是中国现代动物组织学和胚胎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西南联大规定夫妻二人不能在同一所学校教书，崔之兰就去了云南大学生物系。史学巨擘陈寅恪目力受损，其夫人唐筼，这位毕业于金陵女大的才女，便成了他的“眼睛”和“手”。她不仅负责照料起居，更协助查阅资料、整理文稿，陈寅恪晚年诸多吐露心迹的诗词，皆由她代笔誊录。更多不为人知的夫人，则在昏黄的油灯下，默默承担着为丈夫誊抄稿件、校对文字、管理卡片的工作。她们的劳动，直接物化为一本本著作、一篇篇论文，融入了学术史的洪流。正如书中所指出的，她们“渲染着西南联大的大学风气”，其支持是学者们“能够顺利推进学术研究的重要保障”。

这种支持，也源于一种深刻的文化自觉。她们明白，丈夫在书斋中的呕心沥血，与前线将士的浴血奋战一样，都是在为这个国家的未来而战。因此，即便像赵萝蕤这样才华横溢的学者，也甘愿将个人的学术抱负搁置，转而开辟菜园，种地养鸡，以成全丈夫——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陈梦家的研究。

女性并非历史的被动接受者，她们同样参与了对历史面貌的塑造。《她们的西南联大岁月》的价值，正是通过严谨的史料爬梳将这些被遮蔽的能动性重新发掘出来，让读者看见在文化传承的长链中，那些曾被忽略的、属于女性的坚韧环节。

## 忍痛负重 以坚韧承受双重苦难

战争是残酷的，对女性而言，她们往往承受着更为隐秘和深重的苦难。《她们的西南联大岁月》没有回避这份沉重，而是以冷静的笔触，揭示了女性家国情怀中最悲怆的底色——将国难与家痛同时嵌入生命，并以沉默的坚韧予以消化。

她们承受着战争对女性身体与母职最残酷的考验。华罗庚的夫人吴筱元，一家住在昆明郊区牛圈上的草棚里，怀孕时仍需长途跋涉背米挑水，分娩时因无钱入院而自行接生。费孝通夫人孟吟，生产时遭遇空袭，在混乱中艰难产子，归来却只见家园被炸成废墟。生育本已充满风险，而在战时的贫困与动荡中，它更成为一道生死关卡。这些

女性以生命为代价，完成着家族和生命的延续。

更沉重的痛苦，还有无法言说的内心风暴。张伯苓夫人王淑贞，在抗战胜利后方知幼子早已为国捐躯，她将自己关在房内许久，此后终生不再提起此事。闻一多遇刺，遗孀高孝贞除了承受家中顶梁柱离世、长子危重的状况外，还要应对多方关系，主持各种事务，带领家庭走向新的方向。沈从文夫人张兆和，面对丈夫的情感波澜，所表现出的委屈与维持家庭完整的智慧，亦是一种将复杂情感深埋心底，以大局为重的隐忍。她们将时代的悲剧、家庭的创伤内化为个人生命的一部分，独自消化，继续前行。这种“无处倾诉的苦”，恰恰是她们家国情怀中最深沉、最个人化的部分——为了“家”的完整与“国”的未来，她们选择默默承担个人的巨大情感代价。

## 克制呈现 传统与现代之间交织

《她们的西南联大岁月》的深刻之处，还在于它并未将这种家国情怀浪漫化或单一化。作者郑绩以其敏锐的性别视角和扎实的史料功夫，呈现了这一情怀内在的张力与复杂性。这些女性身处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激流之中，她们的行动既承载着深厚的传统伦理，又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现代性带来的个人价值实现的困惑。

她们是一个充满差异的群体：有出身世家、学贯中西的唐筼、林徽因；有接受新式教育、专业成就斐然的崔之兰、王承书；也有仍裹小脚、遵循旧式妇道的传统女性。在“教授夫人”的共同身份下，她们以各自的方式调和着传统妻职与现代自我。本书通过深描与对比，展现了这种多样性。例如，对蒋梦麟夫人陶曾毅的刻画，避免了简单的好坏二分，揭示出在特定历史情境下，个人选择与群体价值观之间的碰撞，以及后世评价可能存在的偏颇。

这也正是本书在方法论上的重要贡献：它采用基于史料又超越史料的宏观视野，在同情理解的同时保持冷静审视。它让我们看到，女性的家国情怀，并非一种单向度的奉献，而是在具体历史条件下，个体在有限空间中所做的、饱含挣扎与智慧的生命抉择。

这些女性，是西南联大精神的共同缔造者。历史不仅由叱咤风云的英雄写就，也同样由这些在艰难时世中默默持守的女性们写就。读懂她们，不仅是向那些不为人所知的历史致敬，更是为了从那份在极端困境中迸发出的，融合了坚韧、智慧与大爱的生命力量中，汲取跨越时空的启示。

题马观书

## 精英光环背面的女性生存实录

黄煌

东京大学是日本乃至亚洲知名的高校，2025年，东京大学女生录取比例第一次达到20%，打破数十年在20%以下徘徊的惯例，创下历史纪录。  
考入东京大学（以下简称“东大”）对女性来说绝对是难上加难。但那些赢家，得到的是优势，还是劣势？知名记者、作家樋田敦子想要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她持续数年采访调查，走访30多位年龄、职业、阶层各异的东大毕业女性，询问她们如何考入东大，追溯她们的家庭、成长，记录她们从东大毕业后的人生道路，最终写成《她们赢了，然后呢：东京大学女子图鉴》一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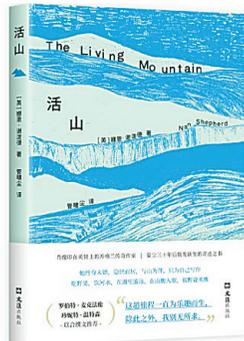
书中，作者以温和、诚恳的访谈，展现这些东大女生的成长、家庭和职业道路。东大身份使她们更容易开启光鲜的职业生涯，却也不能免除性别歧视、家庭事业平衡这些固有难题，甚



至面临更复杂的新问题。作者希望促使读者思考日本乃至东亚女性在自我实现之路上的独特困境，也鼓励所有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价值实现。

## 她只是单纯想要和山待在一起

黄煌



中唯一一本散文集《活山》。《活山》被誉为“关于英国自然风光的最佳作品”，该书中文版近日由文汇出版社推出。

《活山》是一本风土故事集，捕捉了流水、雪花、鹿鸣等自然声音。全书分为十二个章节，每一章都聚焦于山中的不同元素，如山、水、光、霜雪、空气、花草木和鸟兽虫等。这些章节小到苔藓，大到高山，都在谢波德的笔下变得栩栩如生。

在《活山》之前，大多数登山文学都是由男性书写的，谢波德颠覆传统的男性叙事，她不以登上山顶、征服自然为目的，而是毫不功利地“单纯想要和山待在一起”，她走进山的内部，乐于在山腰、湖泊、林间徘徊，最终写出这本捕捉流水、雪花、鹿鸣的风土故事集。有书评如是说：这本书只有一百多页，但事实上却长达千页，因为你将读十遍以上。

作为首位印在苏格兰银行纸币上的非皇室女性，作家娜恩·谢波德1893年生于苏格兰阿伯丁，她隐世而居，一生与山为伴，只为自己写作，为了致敬那座漫游一生的大山，她写下了人生

读有所得

## 于地心看见野花盛开

顾子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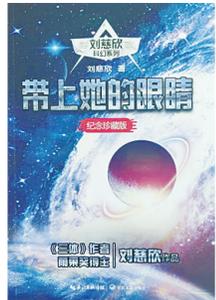
“声音很美，像花瓣上的露珠在清晨的阳光中闪烁。”刘慈欣在其科幻小说《带上她的眼睛》中如此描写那位被困地心女孩的声音。小说《带上她的眼睛》简短但颇具巧思：一副传感眼镜，让一个即将永远沉入地心的人，与一个即将升上太空的人，实现了生命感知的互换。既是一个科幻设定，又借感知互换传达出一个关于生命价值的思考：看得最清楚的人，恰恰是那些身处绝境者。

小说中的“眼睛”是一个精妙的装置，它能够将佩戴者的感官体验实时传递给地球另一端的人。当女领航员戴上它，我们便随着她的眼睛，在钢铁森林间第一次真正“看见”了这个世界：陶醉在草原的新鲜空气中，清凉的溪流让她惊喜，柔和的微风让她流连，为每一朵平凡的小花起名如好友般亲密。而在她身边的我——那位即将飞向太空的“我”——却对这些习以为常，甚至自大地指责：“你像是来自十八世纪的多么愁苦的诗人，完全不适合这个时代，更不适合当宇航员。”诚然，文中的未来科技最终实现了古人在仰望星空时萌生的梦想，却也在潜移默化间遮蔽了人们认识自然与生命那份最原初美好的眼睛。

小说最动人心魄的转折在于“眼睛”所见的双重性。“我”以为自己是作为她的眼睛，带她游览此生最后的山川大地。殊不知，她身处那艘驶向地心、一去不回的飞船中，真正“看见”是

被重新发现的自己。她在这份感知中获得了“生”的确认，“我”也在她纯净的所见、所感、所闻中，第一次触摸到自己麻木灵魂的边界。故事走向终结，女领航员独自沉入地心，她的生命将在灼热的地核中孤独而缓慢地消逝，但她的“眼睛”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中——那是一双在绝望中依然能够看见花开的眼睛。刘慈欣用这个意象告诉读者，生命的意义不在于环境如何，而在于感知的深度；不在于有多少明天，而在于如何珍视今天。

当我们仰望星空，想象着人类即将踏上星际旅行的壮丽图景时，不要忘记那些永远无法离开地面，甚至将沉入地心的人们。正是他们的眼睛，让我们不会失去当下。在科幻的背后，《带上她的眼睛》完成了一次关于生命感知的启蒙：最深的黑暗里，往往生长着最明亮的目光。



我写我书

## 沿着河流往山间走去，遇见诗意浏阳

潘文

我将一些心绪凝成文字，郑重收进这本书里，权当是写给故乡的一封信长情书。

百年前，革命者在河畔奔走，他们的脚步惊起芦苇丛中的白鹭，也惊醒了沉睡的黎明。那些匆匆过的身影，早已化作河面上腾空而起的烟花，用炽热的燃烧撕开黑暗，照亮后来者前行的路。

如今，浏阳河依然波光粼粼。河畔的革命旧址，青砖黛瓦，都成了凝固的诗篇。历史与现实在河水的倒影里重叠，让这条河流不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存在，更成为了一座城市的精神图腾。

沿着河流往山间走去，便能遇见浏阳最诗意的容颜。

春日，山峦被新绿覆盖，油菜花簌簌落在蜿蜒的山路上，像是大自然撒下的碎玉；

盛夏时节，溪水在青石间欢唱，带着山风的清凉沁入心扉；

深秋的稻田翻涌着金色的波浪，农人的镰刀划过稻秆的声音，是最动听的丰收乐章；

寒冬里，炊烟从白墙黑瓦间袅袅升起，为寂静的山野增添了几分人间烟火气。

这四时变幻的风景，是故乡赠予我的视觉盛宴，也是我文字里最鲜活的底色。我试图用笨拙的笔触，将山水间

的灵气与秀美封存于纸上，让每一位读者都能透过文字，呼吸到浏阳山间清新的空气。

而在河流与群山之间，生活着一群平凡而又鲜活的人。

他们是巷口开早餐铺的夫妻，每天凌晨三点便开始揉面生火，用一碗碗热气腾腾的米粉温暖着食客的胃；是在田间劳作的老农，皮肤被烈日晒得黝黑，却依然用布满老茧的手，悉心照料着每一株庄稼；是坚守在乡村学校的教师，用知识的火种，点亮山里孩子的未来。

这些乡土人，如同河滩上的鹅卵石，看似普通，却共同铺就了故乡温暖的河床。他们的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却充满了人间最真挚的情感，让我在写作时，常常不自觉地红了眼眶。

写乡土人时，许多面孔在记忆里次第浮现。

和傻儿子相依为命的张阿婆，会捕鱼、蒸酒的干爷，跑摩的罗师傅，布满老茧的手能变出各种竹器的匠匠，精于木活字印刷的老同学，粽子村的姑娘……甚至，还有很多有缘遇到的陌生人。

他们或许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别人笔下的故事，但正是这些平凡的坚守，让浏阳的烟火气有了具体的模样。

有次回老家，在路上偶遇儿时时的邻居，她住我手塞了把刚摘的菜，嗔怪道：“写了这么多，咋没见写你婶子腌的

酸萝卜？”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文字再深情，也抵不过真实生活里这些鲜活的瞬间。

时代的浪潮奔涌向前，浏阳也在悄然蜕变。

曾经泥泞的乡间小路，如今变成了宽阔的柏油马路；低矮的土坯房，被整齐的小洋楼取代；传统的农耕方式，逐渐被现代化的机械所替代。但无论如何变迁，浏阳人的精神内核始终未曾改变。

就像每逢佳节，浏阳河畔依然会燃起绚丽的烟花，那腾空而起的璀璨，既是对美好生活的礼赞，也是对传统的传承与延续。我在书中记录下这些新旧交织的画面，既是为了留存时代的印记，更是为了展现故乡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我笔下的浏阳乡村，不再只是记忆里的旧影，而是充满生命力的鲜活存在。关于亲情的文字，是最让我反复斟酌的，也是我最真情的流露。

成长于教师之家，书房里永远飘着纸墨香。父母伏案工作的身影，早已化作心底最温暖的图景。文章里的诸多片段，与其说是创作，不如说是本能的倾诉。平凡日子里，那些细碎的温暖，是我远行时最坚实的铠甲。

藏在生活细节里的爱，或许没有烟花绽放时的夺目，却是生命长河里永不熄灭的星光。

还有我那温婉的姨妈，渐行渐远的



祖父、外祖父，他们在我成长的轨迹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当故乡的山山水水、亲亲切切涌上心头，唯有诉诸笔端，才能稍稍安放这份浓烈的情感。

这本书里的篇章，更像是情感的碎片。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没有浓墨重彩的叙事，只有对故乡的凝视、对岁月的感怀、对生命的思索。它们像河面上漂浮的星火，看似零散，却共同勾勒出浏阳的轮廓，照亮记忆的角落。

此刻，合上这本承载着故乡记忆的集子，忽然意识到写作的意义或许不在于完美地还原一切，而在于将那些即将消逝的瞬间，酿成可以反复回味的陈酿。

感谢每一位在文字里与我相遇的读者，愿这些带着浏阳河水汽的篇章，能让你听见历史的回响，看见山水的灵韵，触摸到人间的温情。也感谢故乡，用她的沧桑与新生、厚重与灵动，滋养了我笔下所有的文字。

（本文系《河流上的烟花》自序）